

人民服务

主义服务

今日先锋

AVANT-GARDE
12 TODAY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J12-53

J600-12



今日先锋 12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日先锋. 12 / 蒋原伦主编.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2002.3

ISBN 7-80563-928-0

I. 今... II. 蒋... III. 文艺评论—中国—文集

IV. J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5853 号

主编：蒋原伦

策划：夏勤

责任编辑：史建

装帧设计：王伟毅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荣长海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电话 / 传真：(022)23366354 23003323

电子信箱：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258 千字 彩插：32 插图：233 幅

版次：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0 册

定价：20.00 元

本书自本辑起每年出版三辑，分别为 3 月、7 月、11 月
自第 12 编起每辑定价为 20.00 元，欢迎预订、邮购。

本书图片和文字未经有关版权所有人书面批准，

一概不得以任何形式或理由转载、使用。

本社保留所有版权。







名誉主编：王 蒙

主编：蒋原伦

编委：（按姓氏笔划）

史 建

张颐武

栗宪庭

黄卓越

蒋原伦

潘凯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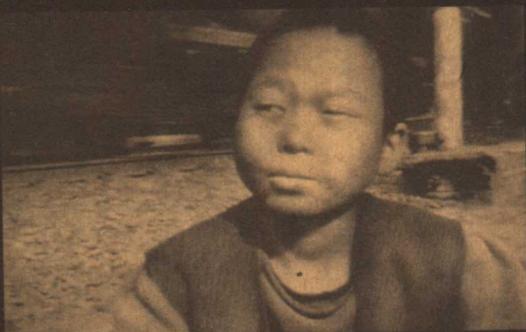




贾樟柯《站台》剧照

「感谢」盗版 感谢 DV

杜海滨



目 录

今日视点·DV专辑

- 杜海滨 “感谢”盗版，感谢DV 1
顾 鱼 真实在DV之外 5
英未未 盒中七日 10
——关于纪录片《盒子》的自述

先锋聚焦

- 孙健敏 经验世界中的影像选择 18
——贾樟柯访谈录
鱼爱源 突围·逃离·落网 34
——“贾樟柯作品”片论
贾樟柯 片断的决定 40
附录：贾樟柯作品资料 45
贾樟柯 站台（电影剧本·节选） 48

彼岸风

- B. 格劳伊斯 什么是当代艺术中的“新” 73
D. 弗拉蒙顿 论德勒兹的《电影》 96

视觉体验

- 盛 奇 故地重游 125
杨 冕 仅仅是谈论建筑 129
赵 勤 刘 健 超级新闻大联播 133

一种描述

- W. G. 瑟恩 新世纪中国艺术在西方 142
——有感于最近在德国举办的几个中国艺术展

影视栏目主持：孙健敏
音乐栏目主持：郝舫
美术栏目主持：黄笃
文学栏目主持：杨葵
理论栏目主持：汪民安

颜 峻 “让我烂掉吧” 154

——从歌词看中国新音乐

附：PK14乐队 她丢失了信仰 蓝色的月亮
盘古乐队 一个疯女人怎么够 向后看
超级市场乐队 S 8
汪 峰 花火

汪民安 金钱、性和感官生活 163

——王强近作解读

手记与私语

胡吗个 唱片、小说、DV带,最后我们谈厨艺 170

咖啡馆杂谈

蔡国强 收藏马克西莫夫作品的坦白 181

艾未未 关于建筑、公共艺术和艺术家 188

民间写作

徐 江 世纪初的新世代诗歌 193

新世代诗选 196

伊 沙	“9·11”心理报告	宋晓贤	有的人……
贾 薇	小黄牛被杀死	树 才	虚无也结束不了
李 伟	大哥大	侯 马	在精神病的花园
桑 克	我的拇指	唐 欣	沙尘暴
岩 鹰	深夜火车	徐 江	IMAGING

语言空间

Sieg 叮叮咚咚 209

蚊 子 鬼打灯 229

巫 昂 录音电话 238

8月042/06

9月份发生在美国的一起爆炸事件使得全球想讨好美国的人们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些人们一边叫喊着声讨那个叫本·拉丹的人，一边从拉丹制造的事件当中大捞实惠，尽管拉丹的本意不是给这些人制造实惠。客观上，拉丹已然成为全世界弱势人眼中的英雄，因为他第一次实现在太岁头上动土。

言归正传，说拉丹，是因为拉丹在世界的角色实在有点儿像盗版业在中国的角色。中国入世后的盗版业也像拉丹的基地组织在美英战机的阴影下步履艰难，但对于中国民间独立影像而言，几年源源不断的滋养，已使之有了较为健康的体质，中国盗版何去何从暂且不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民间独立影像创作摇摇摆摆上路了。

同样是9月，北京的首届独立映像展如期开幕，100多部良莠不齐的来自民间和电影学院学生的影像作品同台展映。对映像展，好评不少非议也不少，正常。说不同话首先立场不同，没什么可争论，更何况现在是拍的时候并不是说的时候。值得一提的是从南到北都有一些重要的城市有了自己的作者和作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史告诉我们。盗版业对于这次映像展究竟有多大贡献，我们不得而知。我相信参加这次展映的人们有百分之八十是直接从盗版影碟中攫取营养的，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并不是我们不喜欢正版，我们本身对什么正版盗版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怎么才能在一日三餐有保证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看到各类影片，显然问题出在这个环节。群众的求知欲和观影欲是巨大和不可遏制的，盗版犹如到达“彼岸”的一座浮桥，虽然走在上面不太稳当，人们却倒是乐此不疲。

记得大二以前（1998年），谁要是在学校拿一盘某某大师的某某作品录像带来，这个人中午吃饭基本上不用排队，如果这个人一贯有大师的或者美国刚上市大片的录像带，白吃饭局和被认为业务不错是合情合理的事。二年级之后，盗版VCD拥入学校，每天中午下课宿舍门口总是有摆好的VCD地摊儿，紧紧裤腰带，买一张自己喜欢的片子，如获至宝。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那年我咬牙从黑心的小贩手里以50元一张的价格买到当时稀有的《暴雨将至》和《堕落天使》两张片子时不平的心情。后来这两部片子我各看了不下三遍，还借给无数同学



传阅，最终下落不明，但我觉得值。很多人强调要看胶片电影，我想那是对电影画面特殊美感的追求，无可厚非，可是在我个人的观影经验里与其在大影院里看自己喜欢的电影还不如回家一个人看VCD，没办法，不能分享，特别是自己钟爱的电影。如果能有那种一个人看的电影院对我来说将是莫大享受，这当然不可能，那就打个折扣，自己一个人在家看看VCD、DVD之类的，降低对画面质量的要求，不仅能过瘾，还能翻过来倒过去地学习，何乐而不为。还得看盗版，没办法。

毕业了，一个月工资900多，抽烟喝酒吃饭打电话刚够，说老实话有时候还不如在学校过得潇洒，更无力问津盗版事业，去年DVD出来，8元一张，质量更好，优秀片子更是从“古”到今应有尽有，怎么办，没办法，还得勒裤带，好在单位效益还可以，工资稳中有涨，日子没过到叮当都不响的份上。

通过盗版，电影不神秘了，大师不难懂了，异族文明也不再是稀有之物。还有，它使我更真切地看到在更广阔地域上生活的人们共同的情感和不可阻挡的命运。

再说DV。

DV目前在中国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具体技术层面的机器设备，一层是指一切民间的、独立的、小型机的影像创作。很多时候，大家会在不同层面上对DV有不同判断和理解，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不容置疑，DV首先是一种技术手段，是一种以数字信号进行记录和传输的视、音频技术，它的前身应是家用小型摄像机，因为家用，谁也没把它当回事，没想到前两年几个欧洲人竟然用这玩意拍出了让世人瞩目的电影，这个意义可非同小可，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革命”历史传统的国家里，“电影穷人”又这么多，真是一件“可怕”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DV 对解构中国电影霸权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绝不是 DV 的特产。90 年代初的那批独立作者和独立制片人应是中国独立电影真正的领头羊，其后经历了漫长的“抗战”时期。90 年代中后期的《小武》、《巫山云雨》等几部优秀的中国独立电影无疑给爱好电影的年轻人注入了一针兴奋剂，电影仿佛一夜之间沦为街头地摊之物，不再需要严格的审批和美丽的厂标，只要有一个有钱又愿意出钱的哥们儿。那段时间大家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仿佛十几、几十万的投资已经锁定某位当年的交情，现实告诉我们，不是每一位有钱的哥们都愿意拿出钱来拍电影（哥们的钱又不是大风吹来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影准备究竟如何？又不是没有拿着哥们儿的钱打水漂的例子。现实和尴尬并存。这时 DV 在国内悄然出现，它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创作的尴尬，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内优秀的 DV 剧情片，但并不等于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据我所知起码有两到三部用 DV 制作的重量级作品（剧情片）已经制作完成，何时能一睹风采我们拭目以待。DV 对于这些作品的创作带来了多少不便和限制暂且不论，我想强调的是它使得我们的独立电影作品从血液上得到一次净化。创作不再求爷告奶，投资者不再是上帝，而你——创作者也不再是特权阶层，一切是全新的观念，拍电影就像过去哥几个攒电脑一样，只要你具有一定专业素质，又有相当的实践能力，以低廉的价钱攒出一部性能优质的电脑不是没有可能。DV 不会取代传统胶片，因此传统胶片电影语言不会完全适用 DV。如果说 DV 的实践生生不息和 DV 现有的技术指标继续改进的话，DV 电影语言的形成是有可能的，也是自然的。

Avant-Garde Today

我个人的 DV 经验来自我的纪录片创作。准确地说我的前两部片



子(《窦豆》和《铁路沿线》)不是DV制作的,但我还是把它列为DV创作实践,那是一款具有DV精神的模拟信号的小型家用摄像机。它的轻便和易操作给我带来的自如使我获得我个人影像的气质,同时也是我在记录现场把握和抓取素材的重要条件,而且从两次拍片的直觉,我明显感受到小机器对被记录人物的心理影响远不及大机器来得明显,换句话说也就是它更加具有亲和力,这有助于我与被拍摄对象建立一种随意、平和、友好的拍摄氛围。我喜欢那种一个人端着小机器随意游走的感觉,因此在使用DV拍摄《高楼下面》的时候,使我最兴奋的是由恒一公司提供的那台PD100摄像机具有更小的机身和更敏锐的记录能力。当然,DV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色调不稳定,拍摄低照度画面时焦点易虚,拍摄室外大全景明显不如人意等等问题,还是需要我们去克服的。但我情愿相信,这只代表DV目前的技术水平。

DV的出现对目前的纪录片创作领域有更大贡献。时代需要记录,变化的时代更需要记录。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激烈的经济变革阶段,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丰富而鲜活的社会形态的表征正奇异上演。各经济阶层之间迅速分化,“马太效应”在中国越来越被验证。人们何去何从?未来如何预见?人群中充满浮躁、盲目和歇斯底里的气息,敏锐和有勇气的纪录片作者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应当有取之不竭的记录题材的;而对底层、弱势、边缘群体的关注更是民间独立纪录片制作者的自觉,也许透过这样的人群,那些曾经处于严重失语状态群体的声音才可能被听到,而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症结也可能会得以显现,或者起码引起我们对当下社会现状的考虑。我想,这也是纪录片作为艺术也罢不作为艺术也罢的起码作为了吧。至少,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DV将使我们看到更近距离的影像,听到更清晰的声音,感受到更加真切的脉搏。

如果将盗版比做是中国民间独立电影一剂晚到的润喉药的话,DV则意味着中国人民喜欢的卡拉OK歌厅里的一只麦克。那么现在嗓子也舒服啦,话筒也有了,唱什么、怎么唱、唱的好与不好,都是我们自己的事了。

不管怎么样,我要说:“感谢”盗版、感谢DV。



真实在DV之外

顾 鱼

1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很多年以前，我们曾这样简明地表达了对技术的怀疑。比较起来，今天的我们实在是很幸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经济”是未来经济新形态，科技引领时代进步等一系列“常识”早就编入我们的身体。随用随取，不必多虑。

让人不爽的是，现实经常要和常识闹些别扭。前一阵子，技术之神的新宠儿网络最风光的时候，大家伙儿在它的身上看到了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彻头彻尾酣畅淋漓的自由民主就要到来了。当时我参加过一个网络文学的研讨会，满座领潮流之先的青年才俊或慷慨激昂，或羞羞答答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有趣的是，这样的观点还必须得到权

威的“传统作家”、“传统评论家”的肯定，于是我们的一些著名作家、著名评论家们发言表示，虽然网络文学最终还是文学，还得服从文学的规律（意思是不是说最终还是他们说了算？），但它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众声喧哗自由发声的空间。一片其乐融融之际，一位作家完全是出于前瞻性的好心的发言制造了一点小小的煞风景，他说，目前中国的网民似乎还很少，似乎应该考虑让那些无法上网的人利用网络发声。大家沉默片刻后一位网络女作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答：“就像广播电台一样，总会普及的。”

当时中国的家用电脑使用者是 2500 万，网民是 890 万，中国的贫困人口是 8000 万。在相信发展永不停息财富正在涓漏的人们看来，这些数字之间的距离小得很。但我还是怀疑，在迷恋由大量廉价劳动力所构筑的比较优势的中国，9 亿农民兄弟什么时候才能进入这个民主自由的空间。在马太效应如此昭然，无数的国家和人群持久地陷入沉默和绝望的世界，30 亿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的穷人什么时候才能进入这个民主自由的空间。

今日先读 12

广播真的普及了吗？在普及了的人之中，超大屏幕家庭影院和 12 英寸黑白电视也有区别吧？

刚刚流行起来的 DV 有点像网络文学。坊间的说法是现在谁都可以拍电影了，将对中国影视业产生相当影响，有助于自由的表达，当然，DV 工作者还需要加强自我修养，一些基本的常识不能违背，要向大师们多学习。基本思路和对网络文学的评价差不多。

看来游戏规则是这样的：网络写手的出路是出书成为作家，DV 工作者的出路是在这节那节上获奖成为导演，“谁”，或曰“每个人”的出路在于从小资成长为中产阶级。

2

“如果你是他的思想灵魂，住在别的身体，我还爱不爱
你。如果你不是你，温柔的你，长了三头六臂。拥抱你，甜
不甜蜜。”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里，有着比剥光了洋葱
头最后还是皮的形式主义更深的、对于形式的焦虑和推崇。

DV 是不是只是某种思想灵魂换了个躯壳？DV 如果真的长出三头

六臂，这思想灵魂是不是也会有所变化？

如何打破游戏规则，如何让 DV 长出三头六臂？

3

2001 年春节，我带着一部松下 DS15 回到故乡，苏北的一个县城。从年三十开始，这个倚山而建的小城就被白雪所覆盖。每天早上起来，一地的红色鞭炮屑很醒目。

我计划拍一部纪录片，关于小学、中学的几个同学。比较普通的一个构想，但感觉比较亲切，挺温暖。

他们中有当兵的，有在国家机关的，有农村教书的，有在外地打工的。时间不多，只好大量采用一种比较粗糙的方式：聊天，同时把



Avant-Garde Today

它录下来。幸好还比较熟，效果不算太差。

分别了这么久，大家的故事都挺多。在税务局上班的小赵跟我说了她逃婚的事，父母让她嫁给县政府的一个秘书，她不愿意，跟一个出租车司机好着，又觉得没什么希望，逼得急了，有一天就不辞而别，准备跑到广州去，到了南京，有点犹豫，找了几家工作，刚刚安顿下来，就被父母给逮了回去。那天下午，她坐在她新买来的三房两厅准备不久结婚用的房子里，没什么情绪地讲完了这段往事，然后开始和我讨论是否是自私的之类复杂难解的问题。

相比之下，乡村中学教师小黄的焦虑要实在得多。他说了不少乡里孩子上不起学，上学也没什么意义的事，也发了不少牢骚，认为报

纸上的话全是骗人，农村前途渺茫，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到大城市去。小黄刚刚结婚，老婆是村长的女儿，走在乡间泥泞不堪的路上，他们家的二层楼房在一片低矮的平房里，算是最醒目的了。

年初四的一次聚会给这部片子增添了不少色彩，当时挺热闹的，到编辑的时候却总有莫名其妙地伤感，跟后来看《榴莲飘飘》时，那几个昔日的铁哥们站在铁轨边上，唱“原始社会好，原始社会好”的感觉有点像。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年初八就得回去，拍了16盘带子，当时还是在商场里买的，100多一盘，太贵了。

4

时间和金钱，对于不少业余DV工作者来说，大概都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很多问题，可能就因为这两个问题给废了。

回想几年前刚毕业时在江南某市的电视台里拍纪录片，这两个方面的压力就要小得多，但前提是必须中规中矩，或者说不要拍你想拍的东西。在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拍了一群迪厅领舞者的生活后，公费拍纪录片的时代彻底离我远去了。

当时作为拍纪录片的新手，时常感到疑惑的问题是，纪录片究竟是表现还是再现。把一个人一天24小时吃喝拉撒全过程实录下来，就是真实吗？监视器里的那些平面的影像就是真实吗？说到底，就算镜头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里的一切就是真实吗？

我倾向于把纪录片变成一种表现的东西，实际上编辑这个过程就已经使再现变得名不副实。拍那群领舞者的一个雨夜，我建议我的一位主人公到马路中央的岗亭上跳一把，他跳了，音乐在暗夜里空旷地回响，我们都有些快乐。这是被制造的真实，还是真实呢？

5

在时间和金钱匮乏的情况下，用DV拍电影可能更便于操作。“9·11”之后，我和我的同志决定拍一部电影，是关于这个时代随风飘散没有出路的激情和想像的。主要人物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一个刚刚失业的小资，找了很多书来琢磨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慢慢激进起来，每天在租住的屋子里把他的思考写